

王恩洋先生论著集

第七卷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王恩洋先生论著集

第七卷

C52/464/7



责任编辑：李远杰
封面设计：文小牛
技术设计：杨 潮
责任校对：伍登富

王恩洋先生论著集（第七卷）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成都盐道街3号）
西南建筑设计研究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mm×1168mm 1/32 印张 26.25 字数 500 千
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7-220-04564-6/B.201

定价：450 元（全套）



目 录



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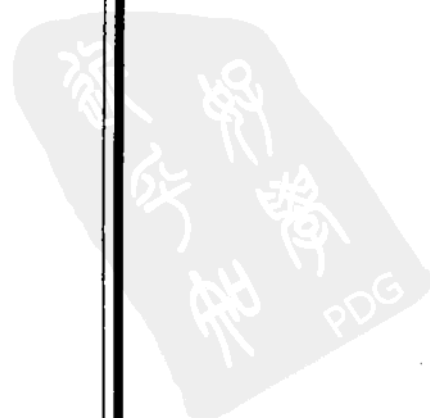
录



论语新疏·····	(1)
孟子新疏·····	(401)



论语新疏



论语新疏册一

论语一书，孔门弟子记录孔门言行之书也。盖同于后世之语录。中以论学为主，故曰论语。门弟子随所见闻而记录之，无定时地，录之者又不必为一人。读之似无系统条贯。此与后之中庸大学有意为文阐明圣学者异也。然所记载，为圣贤中心自得之语，或为因人施教之词，精要亲切，含义无尽。启发愚昧，如明镜照物，如迅雷震耳。学者苟能读之以口，而反诸其心，修之于身，如病遇良医，如迷者得导，作圣作贤无难也。

学而第一

论语共二十篇，盖因所记既多，别载多简，分为二十篇耳。每篇以其首章最初二字作为篇目，以便记索，别无深义。非如后世作者，先立题目，每篇所论不越题目范围也。但每篇各章，亦多以类相从者，可以默识，但不可固执耳。



子曰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！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！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！

此章孔子自述为学之趣味心得也。学也者，于所不知不能之事而求所以知之能之之道也。学问思辨行，皆学之之道，皆所谓学也。习也者，于其所学，实践躬行，数数修习以求实得也。时习云者，以时而习，时时修习循序而不懈怠也。说与悦同。意愿圆满，是故悦也。夫学而能时习，则于所不知者渐渐知得，于所不能者渐渐能得，日趋于广大高明，心意满足，彼焉得而不说？云不亦说乎者，亦犹云也就，乎是赞赏之词，盖即此便悦，无所假待于外也。同道为朋，学习有得，声闻远著，故令慕之者自远而来访追问学焉，即此便乐，情弗能禁也。说是中心怡适；乐是身心快爽，较说为更进也。人不知，人不知其学之有得，无有访求之者。而不愠，自足于中，自说其说，不生忿闷，不怨不尤，下学上达，于其所学终无退息也。君子者，实德在己而可以模范率导人群之人也。有实得而后可以模范人群，然有实得不必遂为人知。人虽不知，而自恶忿闷，而益修其德，即此愈以见其德之实而真为君子矣，岂必居位治民功业昭著而后知其为君子欤？故曰不亦君子乎。学而时习之一句贯通下二句也。

夫云学而著之以说乐不愠之效，于以见孔子之学，非以桎梏形骸克伐性情也。云人不知而不愠而著见其为君子，则知孔子之学所以学为君子也。学为君子者，宏德广业，以求自得也。时习自悦，朋来自

乐，人不知而自不愠，岂如学工学匠者辛苦勉强而习之，不必说也。受人雇役而色喜，喜得人之货利，非以声应气求得同情同道利安人群之乐也。学不见售，不为人知，则忧愤郁郁，怼其党而怨其师，因而怒其所学焉，彼焉得而不愠？此其所以为小人之学也。世之学者，终日孜孜，增其知识，广其才能，以求见用于世，如不得志则怨天尤人而思为乱，如得志则骄奢淫逸而为暴。颠倒纷纭，而不得一日之安，斯其所学又工匠之不若也。是故人当为君子之学，乃可以自得说乐而不愠也。

有子曰，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。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！

有子，孔子弟子，名若，字子若，鲁人。敬顺父兄曰孝弟。逾分干上曰犯上。以其多所怨求而不能安分守约也。扰害人群以逞其私欲曰作乱。仁者，慈愍而无所私，与人群共其休戚，必无有作乱者也。不作乱，虽不必遂为仁，而作乱者，必为不仁。故仁必自不作乱始，而作乱又由不安分不固穷始。妄希非分而不遂，乃至于作乱也。不好犯上，则无非分之图，彼何为而行险侥幸以作乱欤？故欲其不作乱，当先求其固穷守分而不犯上也。犯上之人，目无尊长，不能舍己以从人。不能后己而先人。盖贪欲强而慢心炽，在家则侮逆其父兄，出外乃干犯于尊长。其为人也孝弟，则能舍己而从命，后其身而先其亲，贪欲寡而慢心微，如是之人而好犯上者鲜矣。君子将欲使天下兴



仁，道一同风，亲爱和合，太平无事，以相养相生，惟有躬行孝弟以教天下而已。以孝弟教天下，立其本也。本立而道自生。道也者，人与人相养相生之道，即是仁也。故曰孝弟其为仁之本欤。此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之理也。章中云好者，乐意为之也。汤放桀，武王伐纣，非好犯上也，乃不得已。无有贪求怨嫉之心，为救民而为之也。云鲜者，容许万不得已有犯其上者也。云未之有也者，决无之词也。既非有意于犯上，则凡所行但为止暴，但为平乱，宁有好作乱者哉？字字皆有义，无所苟焉耳。（程子谓论性则仁为孝弟之本、仁是性，孝弟是用也。孝弟但是行仁之本。今谓此章但言仁道，未论性德也。）

子曰，巧言令色，鲜矣仁！

仁者，其心质直，爱人而无所求。巧言令色，有故意讨好之意，是必有求于世者也。有求者无真慈，故鲜仁矣。集注：“好其言，善其色，致饰于外，务以悦人，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。”意甚好。盖谓自亡其仁德也。学者为学，务须切己，鞭辟近里。中庸曰，君子之道暗然而日彰，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，此之谓也。

曾子曰，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，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，传不习乎。

曾子，孔子弟子，名参，字子舆，南武城人。学者常存戒慎恐惧之心，时时省察过之有无，乃日迁善改过而日进于光明，终为圣贤也。此为学第一要义，曾子与吾人作模范也。集注：尽己之谓忠，以实之谓

信，传谓受之于师，习谓熟之于己。

子曰，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

道，治理也。千乘之国，能出兵车千乘，盖百里之国也。古者兵民不分，随民之多寡，而兵随以多少。事，国事，兴革成办应作应为之事。敬也者，不苟也，不懈也。于其始也，不苟为焉，无轻举妄动也。于其终也，不苟怠焉，实心任事必至于成功也。信也者，令不虚发，言出必身体力行以赴之，如此乃可以见信于国人，而无怠政玩法之弊，而群情仰赖，百事可为也。节用者、不伤财也，不侈用以过多，不滥费于无益，要使有利于国，有益于民而后用。又必量其所有而施，不至虚国而累民也。爱人者，公平仁恕，行仁政以利安人群，不虐人以利国也。人心固结，而国基安定也。使民以时者，古者国小民寡，人民于国有纳赋当兵服役之三种义务，不似宋明以来人民但纳粮税以募兵雇役而已。故民自治其家业而外，又必常为国服役。使民以时者，期役有定，不滥用民力也。农隙而用之，不夺其时而废其业也。敬事故能信，爱人故必节用而使民以时。敬事者，慎其在己。爱人者，仁以及人。小心翼翼，克勤克慎以利安人群，国乌得而不治理也哉！而有侈心有私意者，不克行焉。非心量广大、学养素深者，又乌能及此也！诚如是，小之则道千乘之国也，大之则成尧舜之治也，看似平平，实则理深而难能也，至理多在平淡中也。

子曰，弟子入则孝，出则弟，谨而信，泛爱众，



而亲仁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。

敬顺无违曰孝，子事父母之仪，巽让谦退曰弟，幼对尊长之节。出入而爱敬常存，慢心不起，斯可以受教而成器也。严守礼法言行不苟曰谨，质直诚谛言行不虚曰信。谨而信，所以自立也。泛爱众，广其量也，民胞物与不分畛域也。而亲仁，正其习也。尊贤近德，日趋高明也。行兹数者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，所以广具识见智能以裕其德也。读此章而知孔子教人以行为为本，以文艺为末，学问宗旨，唯在培养德行也。

子夏曰，贤贤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致其身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，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

子夏，孔子弟子，姓卜名商，子夏其字，卫人也。集注：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，好善有诚也。致，犹委也，委致其身，谓不有其身世。四者皆人伦之大者，而行之必尽其诚，学求如是而已，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，苟非生质之美，必其务学之至，虽或以为未尝为学，我必谓之已学也。游氏曰，子夏以文学名，而其言如此，则古人之所谓学者可知矣。吴氏谓子夏之言抑扬太过，流弊或至废学。船山谓子夏重学，故云吾必谓之学矣。二曲谓如是数者，必学而後能尽善美。吴氏固为有见，而以之致疑子夏，实未达子夏口气。盖抑扬其语，正所以折衷学问之实，令人知学之所以为学在此而不在彼，所重在此，所学即在此，自此说出而天下後世人人晓然知所从事，不致误

以口耳辞章之末，了却生平，其有补於纲常名教者非鲜。真学者之清夜钟鼓也！何流弊之可言，亦何至废学。

贤德人之所贵，而或出之勉强。好色人之所爱，情每发乎自然。今贤而易其好色之心，则宗旨定而好德诚矣。又能事父母竭尽其力，事君不有其身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，则行检无亏，为世完人矣。如此者，非学问醇深，其克至於此哉？人或谓其未学者，未必为章句文艺之学耳。吾必谓之学矣者，必其人孝弟谨信爱众亲仁反躬切己而实际修学也。古之人学以贤贤而敦伦，今之人学以长其声色货利之欲，学以便其悖伦逆理之私，是学犹不如不学之为寡害也。学者当何如以自警哉！

子曰，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，主忠信，无友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

轻言妄行，举止虚浮，是谓不重。不重，故无威仪，亦不为人所敬重矣。如此，则志学不坚，易退堕也。安能成其为君子乎？将欲救是轻浮之弊，非徒外饰威仪者所能，道在主忠信。主忠信者，诚意之功，事事真实不欺，至诚无妄，则言行自谨，威仪自立，而学自固，日进於光明矣。集注：“无，毋通，禁止辞也。友所以辅仁，不如己则无益而有损。”虽初学之人，贵与贤於己者处，乃易取善而得益。然若人皆存是心以相友，则谁复友吾之不如人者？今谓朋友之道，相下则心虚而得益，节取则人皆有长于我者而可师，故能集思广益以成其德。无友不如己者，正谓对



朋友当存敬畏之心，觉其无有不如己者。如此，不但心怀日广，而受益无疆，即此而无慢无骄，而言行益谨矣。初学之人，非能无过，唯是护短文过乃以终成其过，永无进益，故有过则勿惮改也。惮之云者，畏难而苟安也。习气嗜好，积染既久，情意所安，一旦知其为过而欲改之，非立下决心英勇无畏，誓与拔除不为功。如此乃可拔出污泥，力争上流而成君子也。凡言君子，有就成德言者，如不亦君子乎，及君子不忧不惧等是。有就有志学为君子者言，如此章之君子是。此外有就品质言，有就地位言者，随处不同，不可定执也。

曾子曰，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矣。

集注：“慎终者，丧尽其礼。追远者，祭尽其诚。民德归厚，谓下民化之，其德亦归于厚。盖终者人之所易忽也，而能谨之。远者人之所易忘也，而能追之。厚之道也。故以此自为，则己之德厚，下民化之，则其德亦归于厚也。”今人有以为求民德归厚而慎终追远，而讥此丧祭之礼为有为为之者，彼不知此言格化之自然，非为求他厚己乃慎终追远，乃由己德厚故不得不慎追，民化于此，德亦归于厚耳。又观于民之慎终追远而知民德之归于厚矣，慎追与厚德非二事也。又慎终追远，不单就丧祭言，与人交而善始善终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不忘恩，不遗旧，皆所谓慎终追远也。非厚德其孰能之？人不欲自居凉德，故于此必尽心焉。

子禽问于子贡曰，夫子至于是邦也，必闻其政，

求之与，抑与之与？子贡曰，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，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？

子禽，名亢，姓陈，陈人；子贡名赐，姓端木，卫人，皆孔子弟子。或曰，禽，子贡弟子也。夫子，孔子也。闻，与闻，与之谋议也。求，夫子求人。与，人求夫子也。温，和厚。良，贤善。恭，庄以自持而于人无侮。俭，约以自守而与世无争。让，遇事谦退，不为人先，乐人之善也。具斯诸德，故霭然可亲，而可仰可信，人因乐与谋议其国政，委心而不疑也。至以夫子之周游列国欲行其道于天下言，则本欲闻人之政，亦可曰夫子求之也。至以夫子之德性感人不求自与言，则何异人之求之与？此子贡善识圣人处也。夫无心用世者，独善之徒。急切求用者，躁妄之士。唯圣贤敦其德性，而人自求之，斯为贵耳。学者宜知所用心焉。

子曰，父在观其志，父没观其行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

观其志者，先意承志，就养无方，以养志也。观其行者，音容虽逝，而典则犹存，依其所行而行焉，犹然其若存也。终身不敢忘焉，岂谓其已没乎？不忍没其亲，孝思之孔长也。道者，处事接物持家治国之道，道贵因时适宜而变通之，三年之后不必拘守而亦可改也。三年之中，为时未久，急切改之，疑与父立异，如欲速其父之没者然，可以为孝乎？行就善行可为典则者言，故终身观之不敢忘焉。道就行事之节目方便言，故三年可改。二者自别耳。道字之用，随处



浅深，因时广狭，一人行事之道自不与志道据德之道同也。尹氏曰，如其道，虽终身无改可也。如其非道，何待三年？然则三年无改者，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。此错认道字之言也。抑继圣贤而为之后者，祖述献章，可传百世。继凶顽而为之后者，即生而不应逢恶。然圣贤凶顽之父不常有，父子之相继，大底德不相远也。孔子自为一般为人子者说法，自是平稳中正而无弊，不必执变例以疑常经也。

有子曰，礼之用，和为贵，先王之道斯为美，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。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

礼者所以调节人心齐一风俗而成治道者也，故以严整节制为性。顾其用于天下也，贵能当夫时宜，顺夫人情，而不可过为繁苛，违夫时宜，而强人以所难能。夫人自有好善恶恶，乐整治醇厚而厌纷乱硃薄之心，苟不过逆人心，而因其固有之良能而齐之以礼，以违人之情，而节人之欲，人心自和，而尊之贵之，乐于遵守。倘违逆人心，强所不能，则人反以礼为桎梏人性之具，贱恶之而弗肯顺从矣。是故礼之用以和为贵也。先王知夫此，是故五帝三王不沿袭礼乐，因沿损益以和顺人心，其道所以为美，小大莫不率由，无有违反其教，而治化成矣。夫然，故凡旧礼之有所不可行于此地今时者，应知其时地之所宜所谓和者而损益调和之，使其可行。但所谓和也者，去所当去，增所当增，使民乐于从礼，以收化民成俗之效，非谓礼竟可废而民情习尚可以不节，而一味曲顺人心以为

和也。如一味顺人情而不以礼节之，听其荡检逾闲，无复应守可遵之轨则，又乌可以行之哉？是故执古礼以强今人者，腐儒之迂谈。谓礼为忠信之薄而竟可废弃不用者，老庄之谬说。唯圣贤达礼之体用，而因时以制宜，和顺人心而齐一风俗，斯为平正通达可久可大之道耳。朱子于此章误解有子之意。今此所释，与船山之意同。

有子曰，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。恭近于礼，远耻辱也。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宗也。

此处之信，与人相订之信约也。此处之恭，巽以接人之仪文也。义者，礼之正。礼者，仪则节文之合乎中道者也。近者，亲顺而不相违也。复，实践其言也。因，凭藉之也。宗，依赖也。凡人行事，必谨于始，乃可以善其终。与人信约，贵能实践。然苟不近于义，其可复欤？如是践言则失义，不践言则失信，与其失信于后，何如慎言于前使之必合义而皆可践之为愈乎？与人交接固应谦巽恭顺卑以自牧，然苟违夫礼足恭阿人，匪但敬人而不为人敬，人且以下人目我而轻蔑指使呵叱之，其为耻辱孰甚乎？唯恭而不远夫礼，则自己之身分不失，人亦不敢轻我，我敬人而人亦敬我，斯为人群相接之正道也。凡人立身处事不能孤立，必有所凭藉，然所藉不可失其所当亲。或情关骨肉而可依，或德义素著而可赖，乃可倚因，而终得其扶助。如非然者，谓他人父母兄弟而莫我顾，莫我以，莫我闻，比之匪人以自伤，其可宗乎，所以如此者，恩义素亏而妄希宠利，故情好于始而义亏于终，